

韶山風雲

集思編著

韶山风云

集思編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2年·北京

韶山风云

集思編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5 1/16 印张 100,000字

1962年3月北京第1版 196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定价(4)0.36元

出版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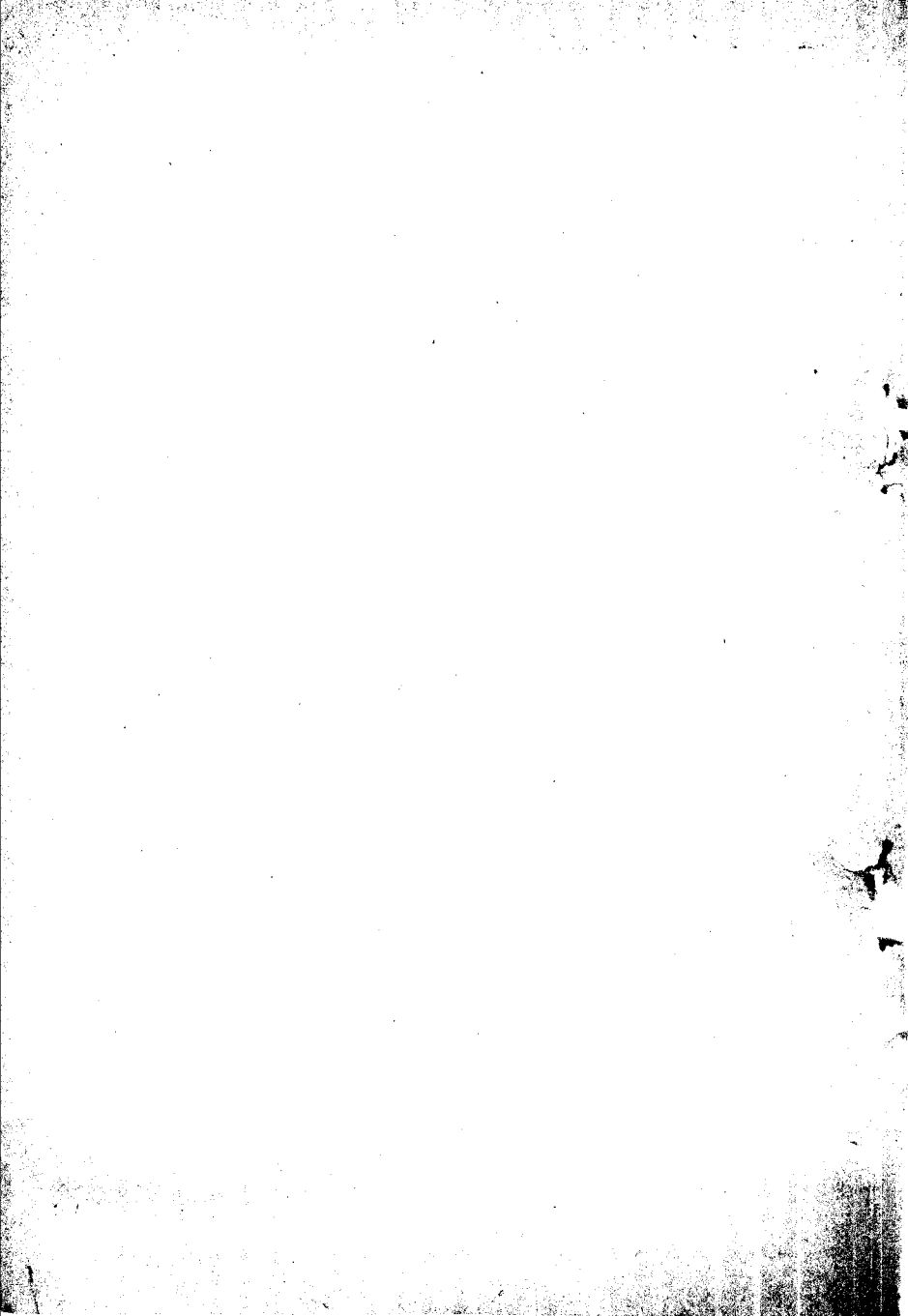
這本書是記敘 1925—1927 年間，湖南韶山一帶，由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組織、發動起來的暴风驟雨般的農民運動的片斷故事。毛澤東同志親自發動韶山農民，組織起農民協會（起初叫“雪耻會”），展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土豪劣紳的鬥爭，並親自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共產黨員，成立了湖南農村最早的戰鬥堡壘——韶山黨支部。以後，毛澤東同志回湖南考察農民運動，有力地反擊了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在農民問題方面的錯誤主張，進一步掀起了湖南農民革命運動的高潮。這些史實，書中都有一定反映。同時，還着重描寫了毛澤東同志親自培養發展的一批優秀共產黨員的鬥爭事迹。

本書是根據六十多位韶山革命老人的回憶材料寫成的。由於時間已較久遠，書中材料難免有不盡妥當之處，為慎重起見，決定先控制在一定範圍內發行，希望能聽到各方面（特別是熟悉湖南革命鬥爭歷史的老同志）的寶貴意見，以便進一步修改後正式發行；同時，請勿在報刊雜誌轉載。

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部

目 次

大风暴到来之前	3
革命的火种	13
夜校的斗争	23
头一个支部	34
太岁头上动土	45
韶山脱险	54
广州来信	60
拔掉毒牙	70
万象更新	79
欢迎毛委员	94
掌握刀把子	103
严惩反动派	112
紧急关头	122
宁死不屈	133
红旗指向井冈山	147
后记	155



大风暴到来之前

在祖国南方，有一条秀丽的湘江，由南而北，貫穿湖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奔騰着，歌唱着，通过一望无际的“八百里洞庭”，流入万里长江，浩浩蕩蕩地奔向太平洋。

湘江沿岸，有許多美丽的城市——衡阳、株洲、湘潭、长沙……。在湘潭境内，聳立着一座大山，象巨人一般雄視四方。这就是围绕南嶽衡山著名的七十二峰之一的韶山。韶山綿亙二十余里，蒼松翠竹，布滿山間，远远看去，綠色的峰巒就象碧海中前追后逐的波浪。在这万山丛中，大片大片的肥沃的土地上，世代居住着勤劳勇敢的人民。他們开辟了如花似錦的山林，耕耘了富饒的土地，但是，誰也說不清：从哪一代起，辛勤耕耘的土地被地主霸占了，艰苦培植的山林被土豪夺走了，农民終年劳动，到头来却要把收获的一大半送进地主的仓屋；此外，还要送什么“田信鷄”啦、“田信肉”啦、“田信草”啦……一大堆的名目。至于平日送工、挑脚、抬轎等勒索，更是家常便飯。再加上反动政府的这个捐、那个稅，农民們更是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一年到头，衣不遮身，食不糊口。很早以前，流传在韶山地区的一首民謠，便是韶山人民痛苦生活的真

实写照：

农民头上三把刀：

債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眼前三条路：

逃荒，討米，坐監牢。

英雄的韶山农民，他們象全中国所有的农民一样，有着坚貞不屈的性格。封建地主的統治和剝削越残酷，他們的斗争就越坚强，越英勇。在反动統治的漫长岁月里，他們祖祖輩輩，与皇帝、官僚、軍閥、地主及一切恶势力不断地作斗争，此起彼伏，前仆后继。

今天，韶山的老人們談起当年鍾志申大鬧团防局的故事来，仍然带着十分怀念的心情贊叹着：“志申真是一条硬汉子哩！”

事情发生在1918年。当时，韶山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名叫成胥生。成胥生不但拥有大片土地，而且还担任着湘潭西二区的都总兼上七都团防局长，騎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年秋天，农民流血流汗与干旱斗争了三、四十天，刚刚收获了五、六成谷，谷沒晒干，成胥生的狗腿子就从禾場上把租谷挑走了。

正在犁田的农民，听到地主搶租谷的事情，滿腔怒火升了上来：

“狗日的，老子車水車个死，成家的租一粒不减，到手的六

成谷子，都給他挑去了。这号田还有个鳥作場！”

“唉，只怨我們穷人命苦，不是旱，就是涝！”

“么子命苦不命苦，是他成胥生黑良心，专会发冤枉財！”

“哪个不晓得，成胥生家里怎么发的冤枉財：他爷老子成滌泉，杀了自己的亲妹夫，搶了30万两給灾民放賑的銀子，又拿自己的亲弟弟去替罪出斬，才跑到我們韶山买房子置地，成家的那几个臭錢，都作血腥气哩！成胥生和他爷老子还不是一窑貨！”

湯四阿公把烟鍋往地上一敲，气憤憤地道：

“你們晓得不晓得？明天团防局又要来收烟灶捐，見戶一块花边①，不出的捉去坐班房……”湯四阿公的話还没落音，大家都惊异地插問：

“么子？又要烟灶捐！你听誰說的？”

“誰說的？”

湯四阿公道：

“千真万确，我舅子住在石湖，昨天来我屋里，說他們那里已經去收过了，明天就来楊林堰收。”

这一来，人們更是火冒三丈，紛紛嚷了起来：

“我入他的娘，如今是民国七年，烟灶捐却收到了民国二十六年！”

“我崽才落地，連孙子的捐都收了，这是么子世道？”

① 花边，即銀洋。

“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捐，还叫不叫人活呵！”

.....

这时，悶坐在一边，一直沒开口的一个青年农民，忽地站起身来，把胸脯一拍，大声說道：

“不行，沒得这号好事！”

大家不約而同地靜下来，把眼睛轉向这人，原来他就是大家热爱的志申哥。鍾志申見大家靜下来，又大声說道：

“沒得这号好事，去到团防局找成胥生評理去，他硬要收，我們就搞烂这个場合！”

“对！我們一伙去，看他团防局把我們怎么办！”大伙吼着。

这时，人群中一个年紀較大、想事周到的农民，忙拉住志申对大家說道：

“大家等一等！人家收烟灶捐的还没来，我們找上門去，如果他成胥生倒打一耙，給我們按上个无理取鬧的罪名，犯不着！我看，索性等明天收烟灶捐的来了，再跟他算賬！”

大家一想，这样更好，便約好等收捐的来了再跟团防局算賬。只有十一阿公謹慎地說：

“人家有枪，只怕不好对付！”

志申却說：

“几根吹火筒怕他么子，我們韶山人是不信邪的！”

“怕事的照章納稅，我是半个銅板也沒得，怕他个鳥！”李三补了一句。

“要得，硬是一个銅板不出，看他怎么样！”大伙贊同着。

天黑的时候，人們陸續回去。志申对李三說：

“今晚我去找毛福軒和毛新枚作个商量。你晓得，毛福軒十几岁就做长工，比你我还穷，是条硬汉，找他，可以帮忙出主意。毛新枚是个穷郎中，文墨好，肯帮穷人的忙，将来鬧翻了，写个状子什么的，离不了他。你也回去邀人，准备些鋤头扁担。”說罢，两人才分手。

第二天，团丁队长果然带了五个团丁，来到楊林堰收烟灶捐。

一个团丁提着一面銅鑼，在田壠里一边敲，一边喊：

“大家听着，上峰有令，今天催繳烟灶捐，一戶一块大洋，帶錢領証，过期严惩不貸。”当！当！当！鑼声象一声接一声地响了起来。

田里干活的农民，听到喊声，有的怒罵，有的装做沒听见，使劲地揮动鋤头。只有十一阿公胆子最小，悶悶地回家筹錢去了。

鍾志申順手帶了一把鋤头，从田里跳上来。他揮动鋤头，高声喊道：“沒錢繳捐，有胆子的跟我来！”

一下子，三、四十个农民拥向了楊林庙。楊林庙的团总陪着团丁队长迎出来：

“各位，各位，都是来繳烟灶捐的？”

志申走前一步，把鋤头一攔，冲着团丁队长：

“我問你，团防局一年收几次烟灶捐？”

“这，这，这要看上峰的指示呀！”团丁队长被这突如其来

的質問，弄得惊慌失措；但很快又恢复了常态，振振有詞地說：“这次烟灶捐是张大帅^①要收的！你們曉得不？张大帅是坐鎮湖南的督軍，他要收，就得繳，你管它几次。”

“呸，如今民国七年，連二十年以后的捐也要收，哪有这个理，你說，你說！”志申理直气壯地質問。

“你是誰，你是誰？胆敢违抗上峰命令，来人，把他押起来！”

“誰敢！”李三用扁担一攔，“今天要錢沒得，要命一条！”

“沒得！沒得！”大伙一齐吼起来。几个人围住一个团丁，吓得那个团丁索索发抖。

团总害怕事情鬧大，不好收拾，赶忙拉开团丁队长，进行解释。

“沒得繳，沒得繳，要錢沒得，要命一条！”喊声越来越大，农民越来越多。

“打！打！”

团丁队长看見形势不妙，趁着团总解释的当儿，掖着駁壳枪，从后門溜走了，两个乖觉些的团丁也跑了，剩下的三个团丁，被农民解除了武装。

經過群众商議：为了警告敌人，决定先放一个团丁回去，要他告訴成胥生，只有取消了烟灶捐，才能交出另两个团丁和枪支。

^① 张大帅，指当时的湖南督軍、軍閥张敬尧。

团防局有些害怕，赶紧派人回話，答应緩收烟灶捐。

人枪刚刚送走，接着就传来风声：团防局要捉拿为首的鍾志申和李三。李三听到消息，赶紧来找志申。志申說：

“怕么子，我偏不走，看他成胥生把我怎样！”

志申的父亲怕惹出祸来，忙道：

“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們赶紧躲开，等风声平息再回来。”

志申和李三商量了一陣，觉得老人的話也有道理。于是，就在一个月夜，志申和李三，离开了韶山。

一場农民的自发斗争，就这样告終。

志申和李三，在外面流浪了两年，遍历江西、浙江两省，又到了苏州。所到之处，天下烏鴉一般黑，到处是軍閥橫行，到处是豺狼当道。他們非常气愤，但又苦于找不到出路。第三年春天，李三被貧病折磨死了，志申只好又返回家乡。父亲托人花錢，买通成胥生手下的人，总算把事情平息了。

志申回家以后，見到毛福軒，談了自己两年来的遭遇，然后問及家乡的情况。毛福軒气愤憤地道：

“这两年越搞越不象話啦！那个张大帅跑了，換了一个赵恆惕。这两个是一窑貨！不說田租加重，就象你上回抗繳的烟灶捐，現在征到民国三十二年啦！”說到軍閥和地主的压榨，毛福軒脸都漲紅了。接着，談起了几天前的一件事，他說：“那天，我拖一車柴到銀田寺，賣給窑主，这王八蛋和成胥生一样，又杀价，又不讓看秤，我賭气不卖了，有人劝我，要我吃点亏算

了，免得来回跑六十里，我呕不得这口气，把一車柴原样拖轉来了！”

志申叹道：

“真是天下老鴉一般黑，哪里也沒我們穷人插脚的地方！”

这时，毛福軒凑着志申耳朵悄悄說道：

“再空三两天，我要到长沙做工去，这是潤芝哥給我作的介紹。听說，他在长沙抱了一个团体，专为穷人办事。毛新枚去年就由潤芝哥介紹到了安源煤矿，他在那里干得挺带劲！”

志申听說毛福軒要去找潤芝先生，又是惊喜，又是羡慕。

“好啊，我在外边闖了两年，沒闖出一个名堂，这回你跟潤芝先生去，一定会有好結果。”

不久，毛福軒到长沙去了。

随后，又有一些农民出走，有的到了广州，有的去了武汉……漫长的黑夜呵！多少人在等待着、寻找着那第一綫黎明曙光的到来！

1923年冬天，毛新枚从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回家奔丧。平日和毛新枚熟悉的一些农民，听說毛新枚回来了，都去看望他，并想借此听听外面的新聞。在他們看来，到过省城，去过工厂矿山的人，就是見過大世面的人哩！

这一天，又有一些人坐在毛新枚家，志申也在場。談話从长沙八角亭的紅綠电灯，扯到安源矿井里的矿灯，然后又扯到

矿工的生活。教書先生李耿侯从“大公报”上看到过安源大罢工的消息，便問毛新枚道：

“听说安源煤矿工人抱了团体，鬧成了气候，一声喊就涨了工錢。真有这事？”

“怎么不是眞事，安源煤矿和鉄路工人上万数，自从成立了工人俱乐部，那股力量，犹之如泰山压卵，銳不可当，一声喊，罢起工来，吓得矿主老财发抖，不得不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我在那里亲眼看見两次工人大罢工，两次都取得了胜利，矿主、警察、监工、把头，再也不敢欺侮工人啦！”毛新枚說得热了起来，从头上脱下他的瓜瓢帽。

“这是哪个为头，帮他們抱了这个团体？”志申惊喜地問。

“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咱們韶山冲的毛泽东——毛潤芝先生呀！你不晓得，潤芝先生在长沙組織了个共产党，这个党专为穷人翻身鬧革命的，他在前年，去了一趟安源，后来刘少奇、李隆郅（立三）到了那里，领导工人运动。还有潤芝先生的老弟毛泽民，我們冲的毛福軒也都到了那里。安源工人运动有这么大的气候，都說多亏潤芝先生呀！”

志申听到这里，把手一拍：

“好呵！盼的就是这个呵！不然穷人怎么能出头！”

于是，大家紛紛議論起来，有的說：

“潤芝先生要是回来，帮我們抱一个团体，那就不愁成胥生这座大山推不倒啦！”

有的說：

“那还用說，赶快去信，請潤芝先生回来！”

毛新枚叹息道：

“难呵！难呵！潤芝先生在长沙組織共产党，领导了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組織了泥木工人大罢工，当面和湖南的督軍——頂頂有名的軍閥赵恆惕評过理，把赵恆惕評得理屈辞穷，最后恼羞成怒，下了通緝令，要捉拿潤芝先生。后来，听說潤芝先生到了上海，在那里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哪里分得出身到这里来。”

“这狗娘养的赵恆惕，也是和成胥生一个鼻孔出气的！”志申憤憤地罵道。

“老弟，不要性急！”毛新枚慢条斯理地道，“在安源，我听过刘少奇的报告，他說鬧革命不是一个人、一个地方的事，是全国、全世界穷人的事，要都起来鬧，革命才会成功。毛福軒也告訴我：农村也要象安源工人那样，只要扎紧把子，不愁土豪劣紳不倒。等着吧，潤芝先生自己不来，一定会派人来的。”

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呵！就象有誰点着了一盞明灯，霎时照亮了人們苦悶的心情！

从此以后，韶山人民知道中国有了一个共产党，知道这个党是为劳动人民翻身謀解放的，也知道毛泽东同志正在組織劳动人民，和反动派进行斗争！韶山人民多么盼望毛泽东同志回来，象他领导长沙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那样，象他組織安源工人运动那样，领导和組織韶山人民，打倒压在自己头上的大山，謀求自己的彻底解放呵！

革命的火种

韶山人民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了！1925年春节前夕，毛泽东同志从上海回到了家乡。

这消息立刻传遍了整个韶山。韶山冲的上上下下，来探望他的人群，絡繹不絕。他們提着雞蛋、挂面、新鮮菜，一边走着，一边打着招呼：

“潤芝先生回來啦，你聽到沒有？”

“嘿嘿，我正是去看他的！”

這時候，從龐家沖的村子里，走出一個十八九歲的中等身材的青年，穿着一身黑色的學生服棉祆褲，寬肩膀，寬額頭，健壯結實，走起路來，步子邁的又大又重，就象有使不完的力氣似的。

這個青年名叫龐叔侃，曾在長沙毛澤東同志創辦的湘江學校里讀書，現在是龐氏族校的教員。由於思想進步，進取心強，毛澤東同志很喜愛他。剛才，他正在家裡翻閱“向導”雜誌，聽說毛澤東同志從上海回來，放下書本，提起腳就向上屋場跑來。

當他橫過馬頸坳時，見湖堤壩上，一個單單瘦瘦、高高個